



外国文学丛书

未投寄的信

【苏】阿·库图伊 著
王忠亮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第一封信

伊斯坎杰尔：

感谢你给我写来一封热情、友好的信。我把它反复读了几遍。这封信现在就在我的眼前放着。

现在你突然感到离别的痛苦，你悲戚，呼唤，给我写信……你的形象陡然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那不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公子哥儿，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小人，而是从前那个为我深深爱恋着的伊斯坎杰尔……

这已经是八年前的事了。当时你伸出两手抚摸着我的双颊，你的手放在我的头发上。我记得，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那时我豁然明白了，不，我的整个心灵都感受到了：我爱你。

你的眼神对我倾诉着无限情意，但你无意中吐出了许多未经深思的话，然而，对我来说那些话却具有独特的含义。那时候不论你说什么，我听了都

合心意。现在我正怀着一种欢悦的心情回忆着已逝去的岁月。我想起……你听见了吗？伊斯坎杰尔，我对你的爱，我的初恋与初欢正是诞生在那个时候。我把这些回忆视为最珍贵、最美好的东西，埋藏在我的心中。那时我深深地体味到了生活的真谛。啊，它多么美好、惬意、幸福而欢乐！

旧社会遗留下来许多齷齪、卑污、尔虞我诈的现象和许多作为一个真正的人不应具有的陋习劣迹。每当我在与不公正的行为和污秽言行作斗争而感到势单力薄并为之苦恼时，我便回忆起以往的那些珍贵的时刻，于是便感到了温暖，产生了新的力量。你不要惊异，也不要讥笑，伊斯坎杰尔。

你还记得我们初次相识的情景吗？

我喜欢幻想。那时我总觉得有一种十分美妙、非同寻常的东西在前面等待着我。虽然我生活异常困难（要知道，我那时是孑然一身，幼稚而又单纯），但是我知道，身边不远的地方就有美好的令人欢悦的东西。我相信，我幻想，可理想却一直未进入我的生活。我幻想的究竟是什么？我等待的又是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一种无法表达的感觉。这是一种令人苦闷而又非同寻常的期望，是一种莫名的预感。你不妨做这样一种遐想：你伫立于峻峭的石崖边缘，头顶苍天和骄阳，呼吸清新的海洋空气，你想要飞翔，宛若你的后背长出了翅膀。你要是这样想象一下，也就会理解我了。

如今一切都变了……我已判若两人。我现在才体会到真正的生活美。然而那时……

一个偏僻的鞑靼村落——雅尔戈什。我就出生在这个小村子里。我的父亲一直生活在这里，他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地方。可我却 在莫斯科生活过，到过列宁格勒，还去过哈尔科夫、塔什干、巴库。我的父亲一个大字不识，而我，他的女儿，不仅能用本民族语言说话写字，而且还懂俄语和英语。我的父亲是个牧羊人，一辈子赤贫如洗，直到临终时自己也没有养得起羊，他是在别人家的羊群旁咽了最后一口气的。

我的苦命父亲生前疾病缠身，但是他从来没有见过医生。而我，牧羊人的女儿，现在自己就是一个医生。

我是怎样认识并理解了生活，是怎样获得了这一切，现在又是如何幸福，如何满腔热忱地对待生活，在信中是实难说清的。

不久前我读到了一本小书。它给了我许多快乐：我在这本书里看见了自己。书中的主人公出身穷寒，从生活的底层登上了生活的高峰，情形和我一样。

请原谅，我远方的故人，原谅我写得如此杂乱无章。万千思绪纷至沓来，你的来信使我回忆起许多往事……

我看到了自己的现在，我也看到了自己的过

去：我感受到了自己所获得的许多东西；我心中充满喜悦，并无所畏惧地展望未来——前边还有不少困难在等待着我。

我在给你写信，此时收音机里正播放着舒伯特的《未完成的交响乐》。多么动听的音响啊！我沉浸在音响里，感到自己被高高托起，奔往远方……开头这音响平静、柔和、温存，后来逐渐强烈起来，宛若震撼一切的雷鸣。音响随后又平静下来，紧跟着又如暴风雨喧腾起来。

我身边坐着卡德丽娅。她说：

“妈妈！这音乐多美，可你却不听！”

拉法艾里在睡觉。他睡觉的姿势跟你一模一样，也是把一只手放在面颊下面。他不知梦见了什么，脸上挂着微笑。

卡德丽娅在思考着什么。她已经七岁了。你恐怕认不出她了，伊斯坎杰尔！她长得好快，已经是个聪明伶俐的小姑娘了。她很富于想象力，有时说出话来使大人惊诧不已。

我的女儿在想什么呢？也许她在想：明天妈妈下班回来会给我带什么呢？也许在想：为什么爸爸这么久没回来？……

我们就这么静静地坐着，什么也不说。音乐声回响飘荡……这是爱与恨的声响。

这里虽然远离莫斯科，但舒伯特的交响乐却响得异常强烈。

我在这个偏僻山村并不觉得孤独，我一直与大千世界生活在一起。

莫斯科！你没有忘记我。你记得我们，你向我们祖国的遥远的角落播送伟大作曲家不朽的音乐、诗人的优美诗篇、歌唱家动听的歌声。莫斯科，你把人所创造的一切最美好的东西都馈赠给祖国的大地。为此，我向你表示深切的感谢。

我写到什么地方了？啊，这里……

一九二三年。我不再到处流浪（从前生活没有向我微笑过），我来到喀山，入了喀山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

在最初的几天里，我欢快、幸福，我如痴如醉。

“列宁从前曾在这条街、在这条走廊走过。”我对自己说。

“托尔斯泰曾在这些教室里学习过，青年时代的高尔基曾渴望进入这些课堂。这里曾经回响过我们地球上最伟大的人物的声音。”我想着。

有几多时间我曾倚身于大学的白色圆柱旁，想向全世界高声倾诉自己的幸福心情！

要知道，这是一条通往真正伟大的生活之路啊！我觉得，似乎一切最优秀、最美好的东西都溶为一体，充满了我的心田。透过我所置身的花园中的芬芳花叶，我似乎看见了那欢悦的未来。

我的心灵无比轻松，无比愉快。

就在那时候我认识了你。

在人生中的某些年华，人似乎特别想谈恋爱。

就连苹果羞红了脸庞成熟时，还要跟大地嬉戏哩。那时它们跌落在大地的胸脯上，滚藏到茂密的草丛中。

桃李花蕾怒绽，夜莺婉啭啼鸣，樱桃饱含汁液，春天越来越浓。我应有尽有：精力充沛，年轻，幸福。我还没有去爱，但我等待着爱的到来。我还不懂得爱，但我渴望爱抚，向往接吻，闭上眼睛忘掉一切……

我们学校为了迎接一次大型的学生晚会开始排练节目。

我当时住在奥斯特洛夫斯基大街上的工农速成中学的集体宿舍里。我们那个寝室有五个人。我们这几个姑娘虽然民族各不相同，但相处得胜过亲姐妹。

你知道吗，伊斯坎杰尔，我们当时想得最多的是未来。欢快的今天和美好的明天遮挡住了痛苦的过去。我们很少有时间去回忆过去。

唉，这过去！只要一想到它，我便感到恐惧和悲哀。

我们这所大学有一百年的历史。然而，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充其量只有六名鞑靼族学生在这所大学里学习过。这可是一百年的时间啊！而且，那六名学生也并非普通的鞑靼人，他们都是地主和富商

子弟。

而现在，成千上万象我这样的姑娘，成千上万的鞑靼青年男女修完了大学，受到了高等（你可听得出“高等”这个词的分量）教育！

我非常喜欢唱歌，音乐和文学——我对它们一往情深。我曾经考虑过我们鞑靼人为什么没有本民族的灿烂艺术文化。当时我找到了其中的一个原因。从前，我们的父辈们接受过这样的劝告：

“别画画，扔掉那玩艺儿！要不你死后上天国时魂灵会留在画上的。你的画会把你的魂勾回去，画儿永存，而你却成了个无魂的东西，被打到地狱里，永世遭受地火的焚烧。”

还对他们说：

“别唱！你的歌儿会招引来魔鬼的。”

“别跳！你的舞会吓跑天使的……”

而现在……你是知道的，伊斯坎杰尔，我们不怕唬别人，自己也不怕别人唬。

关于开晚会的消息刚一宣布，我们全寝室的人便都报名参加了。

第一次排练决定在鞑靼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宿舍里进行。当我们到那里时，你已经来了。我们悄声地谈论着你。

“这个人是谁？”我问。

“我们的导演，演员伊斯坎杰尔。”有一个大学生回答道。

我不隐瞒，当时我们的很多姑娘都看中了你。那个丽扎，姿色出众、热情奔放的丽扎（我们给她起外号叫“温度计”）毫不隐讳地说：

“哟，多么漂亮！真想痛痛快快地吻吻他！”说罢，她竟厚着脸皮穿过大厅走到你的跟前，跟你攀谈起来。

我们对她的勇敢行为都十分敬佩，可自己却一直坐在那里一动未动。

丽扎一回来，便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讲述起你眼睛的颜色，你说话的声音，你微笑的样子——但凡她所能看到的一切。

你的确长得很漂亮。而我们这些天真烂漫的女孩子，在自己的心目中把你想象得更为风流倜傥。

我们以爱慕的目光望着你。我们越是想掩饰这种心情，越是倾心于你。我们把你看作是一切美好事物的化身。我们觉得你聪颖过人，才华出众。你是演员、表演艺术家。对于我们来说，这些词儿意味着天赋、诗、理想。正因为这样，你每次来指导排练，都有很多姑娘到场。

在不排练节目的那几天，我们便拿出自己积攒的几个钱，跑到剧院去看你的演出。哎！那时我更是倾慕于你。

爱情能给人以欢乐和力量。尽管常常夜不成寐，但我并不感到疲倦。我怀着欢愉的心情迎接着一天又一天，期待着这次学生联欢晚会早日到来。

那时我将演出《生活之歌》

这支歌很早就存在于我的脑海中。它似乎是油然而生。不过，曲调却没有谱成。我已经感受到了它的存在，它就在身边，就在耳畔，好象遗忘的单词就要想起来，早知的名字即将忆出。但是，曲调没有谱出来。因此，我也就无法歌唱。

你的微笑，你亲切的声音，你蔚蓝色的眼睛打开了我的心扉。是它们为我的歌谱了曲。我在这首歌里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柔情，倾注了对你的无限爱慕。

多少个夜晚，我为谱写这首歌，夜不成眠，我为它选择了最朴实、最亲切和最美好的词和曲。我希望它是一首自由和美丽的歌，一首大地和爱情的歌。

也许是由于近个时期我将自己的整个身心都献给了这首歌的缘故，它完全控制了我，它整天在我耳边回响。不论我在哪儿——在城里，在森林，在课堂——这首歌一直伴随着我。我觉得，这首歌越来越美妙。它似乎放射着清晨的霞光，散发着野花的香味，洋溢着晚风的气息。

我的一切努力终究没有付诸东流。大家一再呼唤我的名字，而我羞怯不安，手足无措，竟然跑到舞台侧幕间躲藏了起来。

恰在此时，有一个人走到我的跟前，有一双手触摸到我的面颊、头发，我屏住呼吸，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这是你。

我没有回答你。我望着你的眼睛，无力启齿。

这个场面我永远也忘记不了，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你，脸上不由泛起红晕，而当我意识到自己羞涩的样子时，更加面红耳赤……

你离我是这样近……我一下子产生了逃跑的念头。我真想跑开——由于幸福，由于欢乐……但我又害怕离开那个地方。

你莞尔微笑：

音乐晚会结束后，举行了舞会。你邀我跳华尔兹。

“卡丽娅，您生就一副表演艺术家的形象！”你说。“您还不了解您自己，您难道想把自己的才华葬送在解剖室和医院里不成？我可以预言，您将有一个光辉的前程。您将成为一个著名歌唱家。您的歌喉将回响在我们国家的每个角落……”

你当时真是口若悬河，伊斯坎杰尔！我要是多少有些阅历，也不会让你那么说下去的。事实上，你又究竟说了些什么呢？不妨仔细吟味一下：“您生就一副表演艺术家的形象”，“才华”，“著名歌唱家”！……而这“预言”的对象，只不过是一个羞涩胆怯地唱了一首小歌的姑娘！不，我当时本应该不去听你的这些宏论，不相信你的谎言，把你赶跑了事。而你当时所作所为却是胸有成竹。你的如意算盘并未打错：这个土里土气的幼稚姑娘真的相信了你的

恭维。她没有赶你走开。她甚至都没有想到你是在有意地弄昏她的头脑。她微闭着两眼，倾听着你的声音，感到十分幸福：他说得多么动听啊！……

那时，你竟然还说了这样的话：

“我爱您的眼睛，卡丽娅！在您的眼睛里我看到了我自己……”

我当时并不认为你缺乏检点，因为我愿无保留地相信你。

你说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和音乐导师。你主动提出要送我回校，伊斯坎杰尔。

我满心欢喜地跟你一起走了。

许多人目送我们出去。我特别忘不了那个名叫维里·萨费乌林的男同学的乌黑大眼睛。这个萨费乌林（你在来信中曾提到与他相遇一事）曾经爱过我。是的，这事他从来没有说过，但是，他那若有所思的神情，他每逢与我照面时怯生生的表现，他那双眼睛，他那目送我的凝注的眼神，这一切比任何话语更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你可知道，伊斯坎杰尔，我内心里是爱恋着萨费乌林的。不过，~~当时我还弄不清楚~~，这是一种友谊的感情或是别的什么更深的感情。现在，当我们已经成长为明谳事理、洞悉生活的人，历经了如许岁月的波折之后，我几乎可以确切无疑地说：维里·萨费乌林不仅仅是我的朋友。我承认，正是他第一个拨响了我的爱的琴弦。那时候我有许多事理

还不明白，但就在那时每逢遇见他的目光，我的心都怦怦跳个不停。记得有一次我曾焦急地等待着他，希望他能走到我的跟前，说些十分美好、分外动听的话……可是他却没有走过来。我不免觉得有些失望。于是我有些恼火，竟然有一次不知何故对他大发雷霆，讥讽取笑了这个可怜的维里，这个纯朴善良的好人。后来我暗自对自己说：在这个表情严峻的聪明青年、我们最好的男同学身上，并不存在着可以吸引女孩子的什么东西；维里身上缺少勇气、闯劲和果敢精神。“卡丽娅，他这个人就是这样，”我对自己说，“他一辈子恐怕也要这样不紧不慢、窝窝囊囊的啦。”

然而，那天晚上当我们离开舞厅时，我注意到维里在看着我。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这种善良、忧郁的目光竟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

伊斯坎杰尔！那天晚上你对我是那么温柔和体贴。你的声音娓娓动听，你的话语真挚热情。

下了第一场雪。雪花在月光下，闪烁着宝石般的光芒。

你拿雪花跟花朵相比。随后你突然掉转话题，谈起感情异常丰富的勇敢无畏的伟大人物，谈起具有强烈情感的人物。你谈到了文学，谈到了天才。

我屏声敛气地倾听着你的话语。你的话鼓舞着我。我似乎觉得自己升腾起来，越升越高，已经触到了星星。

那天夜晚，我与你挽臂漫步，感到无比幸福。

“要永远爱他，做他的挚友，与他共命运！……”

你把我一直送到宿舍。我本来打算跟你呆到天明。但是，自己不知为什么嘴里说的竟然是：

“不早啦，伊斯坎杰尔，我该回去了……”

话一出口，立刻又埋怨起自己不该这么早就走。

“卡丽娅！”你低声说，“卡丽娅！我多么希望这个夜晚没有尽头啊！”

说罢，你两手已经把我搂在怀里。

我不记得我们俩的嘴唇是怎么对在一起的。我只记得那次接吻是那么长久，那么令人陶醉。

“您干吗这样！别，别！够了！”我低声说着，可心里却以望着你的不断爱抚。

我不记得我是怎样上了楼的。我跑进房间，照了一下镜子，竟然认不出自己的模样了。我的双颊泛着红晕，我的眼睛象是在燃烧。我的肩上披散着乌黑粗大的发辫。的确，爱情会使人变得更加妩媚动人。男女恋人总是显得分外漂亮。

“特拉—里呀—里呀—里呀—里呀！”我高声喊叫起来。

伊斯坎杰尔，你是否还记得，伊丽斯卡娅①饰演自己心爱的角色，旋风似地登上舞台，不正是这样

① 伊丽斯卡娅——鞑靼共和国人民演员。

热情欢快地唱着“特拉一里呀一里呀一里呀一里呀”的吗？

我站在屋子的中间。

“这有什么！”我拿定了主意，“就让它顺其自然发展吧。特拉一里呀一里呀一里呀一里呀！”我顺手抓过一把椅子，抱着就跳起舞来。

我跳累了，坐在桌旁思索起来，想到未来，想到我们将在一起生活——你是演员，而我是医生，我们将恩爱相处，将愉快而幸福地工作……

半夜两点多钟，同寝室的女友才回来。

“啊哈！想不到事情竟到了这个地步！”

“噢，这有什么要紧！是个挺不错的小伙子！”

她们望着桌子这样说。我忽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但是已经晚了，原来，我沉浸于甜密的遐想之中，居然忘乎所以地在桌子上的一张纸上横七竖八地写满了你的名字——伊斯坎杰尔，伊斯坎杰尔……

是的，就在那天晚上，我下定了决心，愿将自己的爱情毫无保留地、永远地献给你。那个从来没有真正爱过什么人，或者更确切地说，从来不承认真正的爱情的丽扎，这时候朗读了海涅的如下诗句：

这是个古老的童话，
但它将永远保持新颖。
最好他不诞生在这世上，

虽然她注定要与他相逢。

噢！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诗人的这些诗句的：“最好他不诞生在这世上”……不，不，不！一千个不！诗人说得不对。我不知道诗人生前那个时代的风俗人情，不过现在我们决不惧怕爱情，我们在寻找它，在等待它，我们在爱，在勇敢地、忠贞地爱，比任何人、比任何时候都更温存地更真挚地爱。

第二天是休息日。我和法吉玛一夜没有合眼。我们在谈你。你还记得法吉玛吗？她到后来也没有和我疏远，经常到我这里来做客，在她到外地后，很长时间一直与我保持通信联系。

那时在谈到你的时候，法吉玛为了不使我难过，尽量把话说得平平淡淡。她说：

“我说卡丽娅，你可得好好想想，他就这么爱你，对你这么钟情？”

我觉得很奇怪。

“也许他喜欢的是你的成就，你的歌，你的容易上手的青春吧？”

噢！我对她什么也没有回答。当我在你身上看到的都是最优秀、最美好的东西时，我又能够对她回答些什么呢！你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珍贵的。

那次分手我们没有相约再次会面。再也不进行排练了，可我却非常想见到你！

我起得很早，穿好衣服，谁也没告诉就走出了

宿舍。

那个门阶，就是你站在那里第一次吻我的那个门阶，现在显得分外可爱。完全不是从前那个样子了。

我沿着堤岸大街走去。我往哪儿去，去做什么？我不知道。可能是你无意中说过，你住在这条街上……对，对……你这么说过。但是，这条街如此之长，两侧的住房如此之多！

我沿着堤岸大街走了又走，怀着一线希望，审视着每一个窗口。

“莫非他不住在这里，我的幸福，我的欢乐！他现在在做什么呢？他是否在思念着我？”

远处显现出一座桥。这一天天气暖洋洋的。

我在桥头伫立良久。我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我突然开始查点起过桥的人数来。当我查到一百时，我发现所有的行人都回头向我这边瞧看，他们似乎已经知道了我来这里的目的……现在又有一对走过来了。这可能是夫妻俩。他走在前面，她紧跟在他后面……他们俩边走边匆匆忙忙地、断断续续地说些什么，就好像是自己对自己小声嘀咕着什么。又有谁能知道，也许他们在风华正茂时，曾经度过许多不眠之夜，而每当早晨来临时，他们又焦躁地抱怨时间走得太慢？可是现在……

伊斯坎杰尔！就是现在我也仍然被这类思想纠缠着。我常问自己：为什么我们如今还存在着许多